

• 绣像本 •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书系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著

● 上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绣像本 •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书系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著

● 上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绣像本 •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书系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著

● 下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场现形记/(清)李宝嘉著.一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5

ISBN 7-5387-1415-4

I. 官… II. 李…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140 号

官场现形记

作 者: [清] 李宝嘉

责任编辑: 王志茹

责任校对: 文 欢

装帧设计: 龙震海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哈尔滨新路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640 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415-4/I·1375

定 价: 36.00 元(全二册)

导 读

金恩辉 张凤桐

李宝嘉是我国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他的《官场现形记》被称为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关于“谴责小说”这一小说流派，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做过精辟的分析：“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抨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人谴责小说。”鲁迅先生关于清末谴责小说出现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思想与艺术的成就与不足等，阐发得十分透彻、得当，这种科学的分析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这一分析，当然也适用于李宝嘉和他的主要作品《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字伯元，江苏武进人，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年以后号南亭亭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显得卓荦不凡，曾怀“致其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美好抱负踏上科学作官的路途。登程之初颇为顺利，青年时即中了秀才，后来仕途坎坷起来，以至在省级考试中弄得屡战屡败，铩羽而归。经年的挫折使他大彻大悟，认清了晚清时政的罪恶和龌龊官场的种种丑态。从此他绝意仕进，专门致力于小说创作，以文学为武器，对封建社

会末期极端腐朽的专制制度和官场的恶言浊行痛加挞伐。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清王朝内外交困。外有帝国主义国家虎视眈眈，视中国为俎上鱼肉，纷纷前来分肥，逼使清廷一再割地赔款；内则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同时还有不时突发的水旱蝗灾，遂致国无宁日，民不堪命。救灾要钱，赔款要钱，镇压农民起义要钱，还有一群蝗虫般的庞大官僚集团更是贪婪无比，敲骨榨髓般地剥食百姓。然而，钱自何来？只能来自百姓膏血。在李伯元看来，所有这些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都是那些虎官狼吏们一手造成。《官场现形记》就是这样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鲁迅先生说：“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宝嘉亦应商人之托，撰《官场现形记》，”因“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鲁迅先生深刻地评价了这部小说的强烈的政治性和谴责性以及它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官场现形记》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他们官职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各有不同，但都是些“见钱眼开，视钱如命”、鱼肉百姓的吸血鬼。

举人出身的王仁开馆授徒，为了激发学生读书的积极性，他说读书方可做官，而做官的好处则十分诱人，“点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鸣道。”本来是上不得台面的话，他居然堂而皇之在课堂宣讲。不难想象，这种教育思想熏陶下的门徒，除了祸国殃民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出息；让这种人充斥官场，官场该当是何等的丑态。读书科举而为官原是封建社会取官之“正途”，“正途”尚且如此不堪，其它之途当然是更加等而下之。如捐官，即用钱来买，按官阶定价，只要买方有大把

钞票，卖方自可不问钞票来源是否合法，你肯买，出得起价，我则敢卖，放手让你做官。还有一途名曰“军功”，即用官位当奖品颁发给打仗立功的人员。而这些军功之士大多是屠杀平民的刽子手，让刽子手做官办事，谁敢指望他会将事情办得公正明白。贪官污吏们虽各有特点，但亦有相同之处，如让他们理财，他们会大炮私囊；让他办案，他们会放纵真凶，污陷良人；让他们修河，他们会使大堤溃裂，水淹良田；让他们督军作战，他们会让自己的部队一溃千里。《官场现形记》是一幅封建社会的官僚百丑图，曲妍尽态，呼之欲出。

《官场现形记》是一部优秀的谴责小说，具有诙谐讽刺的现实主义特色。作者对贪官污吏作无情的揭露，使他们丑态百出，总要将现实生活中乖情悖理、滑稽荒诞的丑恶现象集中起来，加以渲染，进行辛辣的嘲讽，如作者将官僚们斥为妓女就是一例：“譬如当窑姐的，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出了银子也好去嫖。以官而论，自从朝廷开了捐，张三有钱也好捐，李四有钱也好捐，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还不同窑姐一样吗？”官僚们和妓女，本已是尖锐的嘲讽；作者深入描写后得出结论，官僚们还不如娼妓。同样是谋生，或曰发财，娼妓采用的手段固然不好，但她毕竟要有所付出，必须以青春和健康为代价；然而官僚谋利却是玩“空手道”，只凭借手中权力做无本生意，好一点的是一本万利，官高权重者简直就是无本万利。官僚谋财比小偷贪婪，却无小偷的机警；比强盗凶残，却不如强盗胆大；比娼妓无耻，却没有娼妓的勇气。作者采取夸张、比喻、漫画等讽刺手法，为封建社会黑暗的官场描绘了一幅乌烟瘴气的画图。

作为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举其大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益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

与《儒林外史》略同。”

李宝嘉原拟将《官场现形记》写成十编，每编十二回，后来不幸谢世，夙愿不酬，只写到四十八回。后十二回系其友人欧阳钜源，即茂苑惜秋生代为续作，始成完帙。中国书史上此类情形不少，但续作罕有前后媲美者。《官场现形记》则如出一手，是续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目 录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勘后进	1
第二回	钱典史同行说官趣 赵孝廉下第受奴欺	11
第三回	苦钻差黑夜谒黄堂 悲镌级蓝呢糊绿轿	23
第四回	白简留情补祝寿 黄金有价快升官	34
第五回	藩司卖缺兄弟失和 县令贪赃主仆同恶	44
第六回	急张罗州官接巡抚 少训练副将降都司	57
第七回	式宴嘉宾中丞演礼 采办机器司马滥交	69
第八回	谈官派信口开河 亏公项走投无路	81
第九回	观察公讨银翻脸 布政使署缺伤心	94
第十回	怕老婆别驾担惊 送胞妹和尚多事	106
第十五回	穷佐杂夤缘说差使 红州县倾轧斗心思	119
第十二回	设陷阱借刀杀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133
第十三回	听申饬随员忍气 受委屈妓女轻生	145
第十四回	剿土匪鱼龙曼衍 开保案鸡犬飞升	160
第十五回	老吏断狱着着争先 捕快查赃头头是道	175
第十六回	瞒贼赃知县吃情 驳保案同寅报怨	190
第十七回	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	204
第十八回	颂德政大令挖腰包 查参案随员卖关节	220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讲理学官场崇节俭	236
第二十回	思振作劝除鸦片烟 巧逢迎争制羊皮褂	250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羸当场出丑 弄巧成拙蓦地撤差	263
第二十二回	叩辕门荡妇觅情郎 奉板舆慈亲勘孝子	278
第二十三回	讯奸情臬司惹笑柄 造假信观察嫌优差	291

第二十四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306
第二十五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322
第二十六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336
第二十七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348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360
第二十九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闹统领宴宾番菜馆	376
第三十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391
第三十一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409
第三十二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425
第三十三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440
第三十四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457
第三十五回	捐巨资纨袴得高官	吝小费貂珰发妙谑	473
第三十六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487
第三十七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504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516
第三十九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530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诩多才	542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557
第四十二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569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龌龊堂构相承	581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595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611
第四十六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628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643
第四十八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654
第四十九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670
第五十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686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704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721
第五十三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737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纾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752
第五十五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衙条州判苦求情	765
第五十六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783
第五十七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803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816
第五十九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832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845
[附]	清朝官制、官名、称谓		856

第一回 望成名学究训顽儿
讲制艺乡绅勘后进

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这庄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户人家。祖上世代务农，到了姓赵的爷爷手里，居然请了先生，教他儿子攻书。到他孙子，忽然得中一名黉门秀士。乡里人眼浅，看见中了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庄的人，都把他推戴起来。姓方的便渐渐的不敌了。姓方的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又到城里请了一位举人老夫子，下乡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

这举人姓王名仁，因为上了年纪，也就绝意进取，到得乡间，尽心教授。不上几年，居然造就出几个人材；有的也会对个对儿，有的也会诌几句诗。内中有个天分高强的，竟把笔做了“开讲”。把这个东家喜欢的了不得。到了九月重阳，大家商议着，明年还请这个先生。

王仁见馆地蝉联，心中自是欢喜。这个会做开讲的学生，他父亲叫方必开。他家门前，原有两棵合抱大树，分列左右，因此乡下人都叫他为“大树头方家”。这方必开见儿子有了这么大的能耐，便说自明年为始，另外送先生四贯铜钱。不在话下。

且说是年正值“大比之年”，那姓赵的便送孙子去赶大考。考罢回家，天天望榜，自不必说。到了重阳过后，有一天早上，大家方在睡梦之中，忽听得一阵马铃声响，大家被他惊醒。开门看处，只

见一群人，簇拥着向西而去。仔细一打听，都说赵相公考中了举人了。

此时方必开也随了大众在街上看热闹，得了这个信息，连忙一口气跑到赵家门前探望。只见有一群人，头上戴着红缨帽子，正忙着在那里贴报条呢。方必开自从儿子读了书，西瓜大的字，也跟着学会了好几担搁在肚里。这时候他一心一意都在这报条上，一头看，一头念道：“喜报贵府老爷赵印温，应本科陕西乡试，高中第四十一名举人。报喜人卜连元。”他看了又看，念了又念。正在那里咂嘴弄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亲家”。方必开吓了一跳，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就是那新中举人赵温的爷爷赵老头儿。

原来这方必开，前头因为赵府上中了秀才，他已有心攀附，忙把自己第三个女孩子，托人做媒，许给赵温的兄弟，所以这赵老头儿赶着他叫亲家。他定睛一看，见是太亲翁，也不及登堂入室，便在大门外头，当街爬下，绷冬绷冬的磕了三个头。赵老头儿还礼不迭，赶忙扶他起来。方必开一面掸着自己衣服上的泥，一面说道：“你老今后可相信咱的话了？咱从前常说，城里乡绅老爷们的眼力，是再不错的。十年前，城里石牌楼王乡绅下来上坟，是借你这屋里打的尖。王老先生饭后无事，走到书房，可巧一班学生在那里对对儿哩。王老先生一时高兴，便说我也出一个你们对对。刚刚那天下了两点雨，王老先生出的上联就是‘下雨’两个字。我想着，你们这位少老爷便冲口而出，说是什么‘出太阳’。王老先生点了点头儿，说道：‘“下雨”两个字，“出太阳”三个字，虽然差了点，总算口气还好，将来这孩子倒或者有点出息。’你老想想看，这可不应了王老先生的话吗？”赵老头儿道：“可不是呢。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记这会子事了。眼前已是九月，大约月底月初，王老先生一定要下来上坟的。亲家那时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齐叫了来，等王老先生考考他们。将来望你们令郎，也同我这小孙子一样就好了。”方必开

听了这话，心中自是欢喜；又说了半天的话，方才告别回家。

那时候已有午牌过后，家里人摆上饭来，叫他吃也不吃；却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什么“捷报贵府少老爷”，什么“报喜人卜连元”！家里人听了都不明白，还亏了这书房里的王先生，他是曾经发达过的人，晓得其中奥妙。听了听，就说：“这是报条上的话，他不住的念这个，却是何故？”低头一想，明白了：一定是今天赵家孩子中了举，东家见了眼馋，又勾起那痰迷心窍老毛病来了。忙叫老三：“快把你爸爸搀到屋里来坐，别叫他在风地里吹。”

这老三便是会做开讲的那孩子，听了这话，忙把父亲扶了进来。谁知他父亲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不迭。连忙一手扶起了方必开，一面嘴里说：“东翁，有话好讲，这从那里说起！”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了一拱。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就拿手指着老三，问道：“东翁，你是为了他么？”方必开点点头儿。王仁道：“这个容易。”随手拉过一条板凳，让东家坐下。又去拉了老三的手，说道：“老三，你知道你爸爸今儿这个样子，是为的谁呀？”老三回：“我不知道。”王仁道：“为的是你。”老三说：“为我什么？”王仁道：“你没有听见说，不是你赵家大哥哥，他今儿中了举人么？”老三道：“他中他的，与我什么相干？”王仁道：“不是这样讲。虽说人家中举，与你无关，到底你爸爸眼睛里总有点火辣辣的。”老三道：“他辣他的，又与我什么相干？”王仁道：“这就是你错了！”老三道：“我错什么？”王仁道：“你父亲就是你一个儿子，既然叫你读了书，自然望你巴结上进，将来也同你赵家大哥哥一样，挣个举人回来。”老三道：“中了举人有什么好处呢？”王仁道：“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老三道：“到底有什么好处？”王仁道：“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阿

“唷唷，这些好处，不念书，不中举，那里来呢？”老三孩子虽小，听到“做了官就有钱赚”一句话，口虽不言，心内也有几分活动了。闷了半天不作声。又停了一会子，忽然问道：“师傅，你也是举人，为什么不去中进士做官呢？”那时候，方必开听了先生教他儿子的一番话，心上一时欢喜，喉咙里的痰也就活动了许多；后来又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他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呕了出来。刚刚吐得一半，忽然又见他儿子回驳先生的几句话，驳的先生顿口无言，他的痰也就搁在嘴里头，不往外吐了。直钩钩两只眼睛瞅着先生，看他拿什么话回答学生。

只见那王仁愣了好半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面色很不好看；忽然把眼睛一瞪，吹了吹胡子，一手提起戒尺，指着老三骂道：“混帐东西！我今儿一番好意，拿好话教导与你，你倒教训起我来了！问问你爸爸：请了我来，是叫我管你的呢，还是叫你管我的？学生都要管起师傅来，这还了得！这个馆不能处了！一定要辞馆，一定要辞馆！”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过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是满肚子里的痰，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的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王仁听了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又跳，闹的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搀了出来才完的事。按下不表。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乐工、礼生。又忙着拣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

了孝廉，从此以后，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几面，因此渊源，就送去了一份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

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见识有限，那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紊。当下又备了一副大红金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三日，因小孙秋闱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封套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牌楼进士第”八个小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绅了。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他，记挂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不胜之喜。

有事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筋疲力尽，人仰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唤醒了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祠堂里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才是他爷爷，他爸爸，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

我们祖先积了些什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你扛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上也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哩。大相公，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爷儿两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什么事情，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去！”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它当扇子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正说着，只见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说：“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为的那一项！半个老钱没有瞧见，倒说先把咱往衙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没瞧过他这囚攮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勺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啦，等他送罢！”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好话，好不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端上去摆供。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磕头。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送的份子，倒也络续不断；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十、三十也有，再少